

秀堂全集

禰著



片

遠秀堂集

雜著

拾籥餘閒

闕里孔毓堦宏



拾籀餘閒

闕里 孔毓埏著

漢儒何休曰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焚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云云其言受授淵源是也而謂夫子預知秦將焚書其意實欲尊聖然未免近於誣矣昔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答以百世蓋天地之常經因革損益之通義耳未嘗云繼周之後為嬴秦繼秦之後為劉漢也譬如休咎之徵在於五事之得失各以類應

乃自然之理聖人之所知也至於某代某年時
若恒若豈能逆及耶聖人一天地也未聞天地
思患而預防者夫既有天地則必有春秋既有
春秋則必有百靈呵護豈暴君虐政所能及哉
蘇公之文當時禁之嚴矣猶不能遏抑其將來
今盛為海內誦習矧大聖人之著作乎夫子果
前知而却慮則六經之文皆夫子之所刪述必
當各擇高第一人授之何獨惓惓於春秋若謂
為夫子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故惜之尤切
是以私心窺聖人也烏乎可

焚書之禍今古同憾而典謨訓誥六經之文無
一罹于虐燄者則其所焚特讖緯不經之書耳
亦未為不幸魏高祖大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
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是又一焚
書也舊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
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
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陽姓也于一者王
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
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論語云子不語
怪力亂神又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合而推之

烏有所謂閉房記者耶誣聖惑世焚之宜矣
儒林公議宋亡名氏撰內有云范仲淹富弼初
被進用銳于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云云夫
顧時作事乃全軀保妻子之臣所為耳而謂二
公為之乎又云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
標置性剛介急于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
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苛語先中丞
公余四十五代祖也正色立朝大節炳著初授
外吏累遷龍圖閣待制坐糾事出知鄆州徙青
州遷兵部復出知徐許二州召為諫議權御史

劾、候、效

中丞以爭廢后事出知泰州徙徐州又徙兗州
為御史中丞再執憲權彈劾無所避益為
權貴所忌復出知鄆州而卒所謂直道事人焉
往而不三黜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
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使急於進用何難緘默
取容耶以上二則尚得謂之公議也乎
太原傅先生青主山一字公之他康熙己未以
博學宏詞徵聘至京以老病辭 欽授中書舍
人 特放還家常道有司罕接其面家叔鳧先
興範 宰孟邑每造訪輒荷款留恒云孔公賢父

烏有所謂閉房記者耶誣聖惑世焚之宜矣
儒林公議宋亡名氏撰內有云范仲淹富弼初
被進用銳于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云云夫
顧時作事乃全軀保妻子之臣所為耳而謂二
公為之乎又云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
標置性剛介急于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
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苛語先中丞
公余四十五代祖也正色立朝大節炳著初授
外吏累遷龍圖閣待制坐糾事出知鄆州徙青
州遷兵部復出知徐許二州召為諫議權御史

中丞以爭廢后事出知泰州又徙兗州
復入為御史中丞再執憲權彈劾無所避益為
權貴所忌復出知鄆州而卒所謂直道事人焉
往而不三黜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
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使急於進用何難緘默
取容耶以上二則尚得謂之公議也乎
太原傅先生青主山一字公之他康熙己未以
博學宏詞徵聘至京以老病辭 欽授中書舍
人 特放還家常道有司罕接其面家叔鳧先
興範宰孟邑每造訪輒荷款畝恒云孔公賢父

藏經藏

以下說字俱用

殊為藏經

又書術入神其方多出子臧經梵語

釋無不神効惜未將經內全方盡皆譯出亦岐

黃家玉律金科也

海內書院甚多不能悉舉今擇其有 聖祖主

像者記之於左尼山書院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尼山上洙泗書院在曲阜縣

東北聖澤書院在兗州府汶上縣城內孔林書院在廣東南雄府城東一百里孔宅書

院在江南松江府青浦縣城北九里永嘉書院在浙江溫州府城南封龍書院在北直真定府元氏縣封

龍山龍溪書院在廣西慶遠府城西高節書院在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嚴陵側穎谷

書院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南豐書院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治東浯溪書院在湖

廣永州府屏山書院在福建建寧府崇安縣思聖書院在兗州府費縣西九十里

三教堂之名不知起于何時不根不倫褻 聖

為甚惟曲阜無之世尹政令之所及也邇如鄰

封汶邑之周山庄東平之沙河棧當 神京孔

道居然大標三教之目殊駭觀聽家孟職司主

豈目擊心傷於康熙三十六年移咨東撫蒙撫

軍王公國昌方伯劉公體飭行撤毀山左一清

迄今將二十載恐日久禁弛他邑或有修復時

切隱憂目錄記于左一以誌二公干城吾道之

毋且聖裔也不與他人苛贈遺筆墨無算草書
尤屬冠絕又醫術入神其方多出子臧經梵語
支離人莫能曉獨先生洞悉每檢一方即為註
釋無不神効惜未將經內全方盡皆譯出亦岐
黃家玉律金科也

海內書院甚多不能悉舉今擇其有 聖祖主
像者記之於左尼山書院在曲阜縣東南
六十里尼山上洙泗書院在曲阜

東北聖澤書院在兗州府汶
上縣城內孔林書院在廣東南雄府
城東二百里孔宅書

院在江南松江府青
浦縣城北九里永嘉書院在浙江溫
州府城南封龍書院在直隸定
州府城北

龍山龍溪書院在廣西慶遠
府城西高節書院在浙江紹興府
餘姚縣嚴陵側穎谷

書院在河南府登
封縣西南南豐書院在江西建昌府
南豐縣治東浯溪書院在湖

廣永州府
初陽縣屏山書院在福建建寧
府崇安縣思聖書院在兗州府費
縣西九十里

三教堂之名不知起于何時不根不倫褻 聖

為甚惟曲阜無之世尹政令之所及也邇如鄰

封汶邑之周山庄東平之沙河棧當 神京孔

道居然大標三教之目殊駭觀聽家孟職司主

豈目擊心傷於康熙三十六年移咨東撫蒙撫

軍王公國昌 方伯劉公體飭行撤毀山左一清

迄今將二十載恐日久禁弛他邑或有修復時

切隱憂目錄記于左一以誌二公干城吾道之

功一以告後之賢有司有志開先聖之道者更有望者倘遇臺諫巨公以此入告俾天下無此名目誠千秋之快事也

咨文附錄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王為聖道宜有專尊咨請通行合屬以光文教事案照康熙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前院李據布政司呈稱康熙三十七年正月二十日蒙巡撫都察院加三

級李案驗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衍聖公府咨前事內稱照得重道崇儒乃

聖天子右文至意闢邪輔正實士大夫覺世苦心故京師首善之地獨設成均在外則府州邑各置黌序至於釋道二氏別立寺觀以居處之類聚群分不相屬也我

皇上精一執中繼往開來前歲

聖駕東巡詣闕里發帑金修廟鼎新後荷蒙

皇子祭告輝煌盛舉軼漢唐而上之於二氏

典禮未有兼及豈非示天下專所識從乎
至若貴院下車以來興利除弊亦既治具
畢張矣近查偏鄙鄉村有所謂三教堂者
塑像並尊不根不倫雖係愚夫愚婦所為
而微之不防漸惑視聽適見親城縣條陳
有易三教堂為陰隲堂改供文昌於內一
則具見留心世道但就管窺所見莫如撤
去二氏之像專設文昌香火即其地為文
昌祠庶幾絕去三教形迹更極正大光明
又或不然請撤

聖像止存二氏亦無不可總之主持風化為
吾道干城全仗貴院廓清大力當年

聖祖適周問禮曾有猶龍之嘆而流傳既久
漸失指歸至於貝葉譚宣事在東漢尤屬
渺茫無容混而一之且僧綱道錄各有專
司何得借三教名色為淄衣羽流淵藪地
乎事關名教擬合備咨為此合咨貴院煩
請查照咨內事理亟賜通行屬州邑禁
止三教名色施行等因到院案行到司蒙
此該本司布政使加二級劉暄看得

至聖先師德參天地功賢堯舜以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倫垂教萬世上而君
相不能易下而士庶莫可逾固與日月河
山同其悠久為今古獨尊之一人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若老氏近揚釋氏近墨即
先師之所謂攻乎異端而孟子曰能言拒揚
墨者聖人之徒也則凡窮附聖人之徒皆
當力以拒之何乃不惟不拒且欲進釋老

先師而稱為三教可乎哉况教之一字顧名

於

思義原欲教天下共由于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之倫也倘天下而群奉釋老空
虛寂滅之說不特無父無君大背聖教且
一傳而人類俱絕并無奉釋老之人矣亦
大不通而悖謬之甚者也然歷代相仍留
釋老而不誅絕者蓋為四海之幅幘甚廣
稟性之良頑不一惟恐不畊不讀游食游
手入于匪僻不規之途而誅之不勝故設
僧道兩司羈縻之而衣食之此

朝廷制隱深仁于省州邑各建養濟院之外而

復寬此兩途以養畜之也乃愚夫愚婦罔識權宜駕御之妙用惑于禍福因果之邪說創造三教堂于徽巷劇街而興市僧屠沽禱處褻慢

先師罪孰大焉宜

衍聖公因新城孫令條陳而有或撤二氏之像專供文昌或撤聖人之像止晉二氏之咨請也奉憲抄案飭議本司謬膺宣化之任敢不直陳以請伏念人之所以別于異端而得為聖世之臣民者亦在入于五

倫之內而不越于五倫之外而已今釋老二氏無君臣父子之義無兄弟夫婦朋友之親其不可與

先師同列而教天下明矣况我

皇上崇儒重道御書萬世師表懸之學宮而

上諭十六條中特著崇正學而黜異端之訓是

我

皇上洞鑒釋老之惑世誣民亟以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之道教天下又明矣凡我

臣民誰敢不遵自當如

衍聖公所移撤聖人之像除三教之名杜
褻慢以正人心俾天下盡知釋老之非聖
教之是家喻戶曉無惑視聽則憲台衛道
振俗之功當與濂洛閩閩共垂不朽矣然
本司更有請者一旦議撤聖像必有起而
撓之者以為聖像撤矣而位置何所奉之
既無其地毀之不亦褻乎然此仍屬愚夫
愚婦之見不足與論至當不易之大體也
今天下自京師以至郡縣各有學宮以奉
先師之祀則

先師之精英靈其必照臨于宮墻之內而斷
不在鄉曲泥塗與釋老比肩接席中也况
民間現在之像醜貌形神何嘗一似此不
過愚夫愚婦謬指為聖人之像而究與聖
人何與是今日之所撤而毀者原非實毀
聖像也且查明嘉靖間毀像易主學者是
之此本司所以亟請教然撤毀以正人心
之為便而不必因愚夫愚婦之言滋其游
移瞻顧之疑也至于各屬地方凡三教堂
有僧道住居者撤去聖像除去匾額而釋

老二氏聽其存留以不拒之可耳不必
改供文昌致滋多事倘原無僧道住居
行拆毀杜逃盜之匿跡絕匪類之藏奸是
以安靖地方之一節也伏祈憲台批示以
便轉飭遵行等因到院據此除詳批通飭
遵照外擬合咨覆為此合咨貴府煩請查
照施行須至咨者

先曾祖衍聖公諱尚修身力學每自矢遠不
負祖訓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而遇臨雍大
典皆以特召至上嘗諭侍臣曰此聖人後也當

賓禮遇之命坐賜茶留京師賜第堅辭惟杜門
讀書而已研思聖學以明德為宗每語人曰
心融本自湛然習氣蒙之憧憧四出惟以明還
明朗若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事業干流
萬派總發源于此學者稱之此語家乘失載見
北平孫北海先生承澤著學典中教錄于右

先曾祖嘉靖中在京師有臺中某公者意以為
勲爵世胄詞章必非所長邀與羣公分咏得烏
鴉先公祭其易已也為賦一絕上林深處借高
柯幾度旁求賈網羅食盡皇家無限粟鳳凰何

少爾何多其公大慚因記前語透併識之
果鬼字諸解紛紜愈令人無所持循鄭康成禮
記注屏謂之樹今果鬼也五行志劉向以為東
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果鬼在其外諸侯之象
也是皆以為屏矣而柏梁詩曰走狗逐兔張果
鬼世豈有張屏可以逐兔走狗者耶周南之什
肅兔置椽之丁丁彼置以掩兔椽杙以張之
此古人取兔之法也蘇鶚演義曰按果浮也鬼
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貌則果鬼為網殿
意甚明其以為屏者以天子朝廟路寢皆有屏

月今載天子田臘整設于屏外是也是又不然
所謂整設于屏外者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
于軍門之屏外亦非謂屏即果鬼也或以二字
從網遂有以宮殿椽椽護雀網為果鬼者唐文
宗甘露之變宦者扶上升輿決殿後果鬼疾趨
北出夫椽椽之網高出簷椽無碍出入決之何
用酉陽雜俎曰今人多呼殿椽椽護雀網為果
鬼誤也則前人已言之矣昔年 皇上特發
帑金重修 先聖祖廟其護雀銅網頌自 內
庭文移開載只稱銅矇並無果鬼之名更為可

據禮書曰天子當宇而立宇在門屏之間此路
門之屏也國語曰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
門內之屏也文宗御紫宸殿非在寢門之內背
屏而立也既云北出安得有屏耶顏師古曰果
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剝垣墉之處其形果
愚然應必有據但考漢文帝七年六月未央宮
東闕果愚災何連闕曲閣皆無恙而獨災及果
愚也又溫廷筠補陳武帝書果愚晝卷闕闔晨
開若連闕垣墉豈能捲乎再驗之并露之事方
奪門由竇之不逞豈暇決崇墉復闕哉以上諸

說反覆求之此通彼帶終屬疑義向見 太

廟正門以絲繩結網蔽之因悟果愚之制或應
猶是惟網故可以卷舒唐文宗偶值急變勢帶
暇捲裂斷而去故云決耳若謂為屏如何決法
至于未央之災亦緣繩網非木石之堅故易災
而不能延矣今 法駕所陳五輅竹簾之內復
有鉄絲簾蓋 至尊居處自應爾上古者宮殿
垂簾之外覆以果愚如今鸞輅之制理或然爾
愚見所及聊復識之

東京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七緯者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抽灵圖通卦驗是類謀辨
終脩也書緯璇璣鈴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驗運
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沴歷樞舍神霧也禮緯舍
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什
國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鈎命决也春秋緯演孔
圖元命包文耀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
郵保乾圖握誠圖潜潭巴說題辭漢舍嘉佑助
期也見于文定公筆塵

徽州司理林公西仲雲銘閩縣人戊戌進士居
官多惠績徽人德之為塑像以祀及致仕歸里

值耿逆之變強欲官之不屈繫獄兩載餘屢欲
殺之頻于死者數矣公在獄夢喪其元自謂凶
徵是日徽州祠中塑像首亦凶失守僧徧覓弗
得竊謂林公必已遇害逮丙辰秋王師抵劍
津耿逆勢蹙公始得釋先一日公于獄中又夢
凶首復還曰吾生矣是日徽州祠僧亦于鼠穴
中得像首以膠漆合焉後公重來舊治入祠見
像上膠痕詢知其故其得失時日俱與夢中不
爽林公在杭州親為顧天石言之
郡司馬任公訥菴璣涇陽人辛丑進士書法精

妙詩亦豪健余昔與常孰許南交永同客浣筆
泉許為余寫碩果數種如搗鮮芳于朝露秀色
可餐公題詩其上画師画果意難窮離五色
美在中各得其形造化功各肖其形筆墨工不
然棄擲負蒼穹我欲題詩心憂冲悔不學劍去
從戎長弓短箭亦稱雄胡為咄咄但書空十五
六年滯山東隻眼糊模耳漸聾昨日少壯今老
翁四顧誰依類飄蓬此身難與画果同嗚呼此
身難與画果同又見其題鸚鵡一絕鸚鵡聰明
出衆鳥生來原向隴頭飛是誰教汝能言語賺

入潼關不得歸

明孝廉閻公古古

爾梅沛縣人卓犖負奇氣工

詩古文詞著有白奪山人集其七律尤工曲阜

謁聖廟二律泰山滄海並高深一院松風洙水
陰啟聖祠前開玉簡恭王壁裡奏瑤琴形埒鶴
舞冠裳麗律柱龍彫日月臨世爵有人誰孝享
殘碑秋草聽虫吟累朝尊壽加無已加到先師
自永嘉四海龍蛇荒世界一城琴瑟舊人家魚
穿萍底金浮翠鹿啄松陰雪點花慚愧腐儒從
祀者杏壇隻廡繫匏瓜公遊魯時值先王父

蛙廢聲耳

自古紀國號年號於器者必鑄于背或于其底如鏡陰碑陰彝尊壘之類是也故錢以有字處為陰無字處為陽近世多以字為正漫為背是以字為陽矣惟筮者尚以漫為陽又字為陰又也今錢兩面皆字難分單折故多用古錢卜之至于我朝制錢一面紀年號一面用國書識寶源寶泉二局之名則無以二局字樣為正面而以年號為背面之理正當以漫為陰耳漢書西域傳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註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幙音漫師古曰幙即漫耳無勞借音則漫幙二字皆可通用而錢之正面曰文面甚為古雅何從無人道之

憚字有二音詩大東哀我憚人小明憚我不暇皆丁佐切音多去聲勞也與畏難之憚音徒濫切者不同

明史載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

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首肯之云云及建文
遜國獨正學先生罹禍最慘以廣孝之奸深殘
忍竟有斯言文皇于廣孝言無不從而獨違茲
語豈非數歟余竊疑之偶閱姑蘇志云姚榮國
廣孝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諸儒然
後知其前言之偽彼正學所讀者何書也詎有
外程朱而有所為道耶既詆程朱而欲留讀書
種子何為不自相矛盾乎蓋能料其不降必深
知其所學又自知所行不免于君子之誅故陽
為好言以堅文皇好殺之心即王允殺蔡邕恐

作謗書流于後世之意君臣之間已默相喻意
故若頓忘前約者不然弗納其諫殺之已甚何
反加十族之誅耶或曰文皇本待以不死十族
之禍乃先生激成之夫不肯降附廣孝言之於
前矣降且不肯而使之草詔非有心以促其死
乎後之尚論者幸勿為老禿瞞過

康熙辛酉同邑毛艾仲淑表兄郭晉公璠鄉試
赴省途中見茅菴數間進內少憇有道人出迂
年可八九十貌似老嫗相待甚殷偶談及魏闡
奸橫道人艷然徑入郭表兄怪之潛窺其所為

方自厲及若將復讐也者二公大窘疾趨而避
獲免詢知乃亦闍人曾受魏璫恩惠者無怪當
時乾兒義子甘心于東林諸公也

禰字音你父廟曰禰今讀為迷誤矣詩出宿于
涕飲餞于禰皆上聲也又音禰禮記其在軍則
守于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至
于姓亦音禰如禰衡而世皆讀為迷卞方伯毅
齋家畜聲伎援據考証最為詳博曾演漁陽三
槌讀為禰衡在座者靡不詫異噫人不可以不
學竊恐梨園之笑人耳

崑山顧文康公禹臣父桂軒公少有異才學制
科不成謝去居肆鬻蔴以為業其內甚妬家惟
一青衣關防嚴密不使稍近他日遣饋公食于
肆偶值雷雨不能即歸目得請間既而有身生
男即文康也故文康公謝恩疏云臣父母止
得一宵之歡讀者憐之青衣即楊夫人也為兒
時邑中謀築橋梁及若椿數十人引之堅不能
下夫人在旁睨視曰一人之力足矣奚以多為
衆方無計乃戲曰汝若能為異時必產狀元乃
舉椎引之一擊而入則河水為赤視之皆血也

人謂七煞為其所破理未必然金神安得有血
蓋必水怪所伏耳至今相傳為狀元橋云

明世廟時張孚敬桂萼以議禮驟貴傳會迎合
貽譏後世嗣乃釐正祀典欲蓋其豐昵之私妄
逞私議極多偏頗最可異者易祭器為磁器以
為天下之至潔無逾于磁因其便于澆滌耳夫
瓦登木豆金罍竹籩古先聖帝明王用以事天
祀祖以明脩儀脩物之意一旦取而更之所謂
洗爵奠芻修其簠簋者盡變為磁罐磁盤此等
識見真不顧人驚死昔大舜陶于河濱知磁者

宜莫舜若果在當易舜且為之矣何待于今耶
蓋亦惑于霍韜之邪論謂周禮為王莽偽書故
以天官所載醢人籩人之屬皆為偽耳且磁之
為物無論尊卑人々皆得而用乃以之事百神
承大祀褻孰甚焉張桂大禮之議不過得罪于
名教若此一節直獲罪于天矣

唐詩天街兩畔槐甌街曲江多揚柳甌柳街
謂成行列如排衙也香山詩不知雨雪江陵府
今日排衙得免無排衙之名始見于此蘇長公
詩高亭石排衙亦謂其對峙耳唐之節鎮每遇

叅謁則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主于庭下亦謂之排牙牙者軍中所建大旂此文武之分也施耐庵水滸一書及經聖嘆評註盡得其開闔變化之妙允作文之法悉備靡遺誠能熟讀玩味以肆其端則行文無艱澁之病矣然必學力既堅胸有成竹方可寓目不然與文章一道無毫髮增益徒資其駢摯之性愈難馴耳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知言哉

禮經云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今則惟視其平素往還之厚薄以為弔免可慨已

明崇禎十四年八月謁先師行釋奠禮進宋儒六子稱先賢先期真人張應京請入監觀禮部駁道流不得入廟庭十八日卯初刻駕從長安左門出至成賢街先王父衍聖公偕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於街左跪迎駕至櫺星門外降輦步入門遣大璫王德化來問釋奠與釋菜同異部臣謂釋菜禮輕釋奠禮重釋菜止芹藻之類釋奠則有幣有牲有樂原是不同云云按綱

目載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注舍菜讀
曰釋菜學記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菜謂芹
藻之屬文公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
摯棗栗毚修若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束
修若禮於先師則釋菜也賈公諺曰奠之為言
停之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
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
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謬之囚也見譽而
喜者佞之媒也絕囚去媒謬佞遠矣真篤論
已之學
也人能于此立得脚定不為毀譽易搖方成為

于文定公筆壘載張江陵父七十朝紳各以文
賀衆方屬目一二作者或稱嘉靖初年上帝南
顧荆土將產異人以相君寄之封君或稱相君
為衆父封君為衆父父衆父父者蒼了是也中
間不典之詞大都類此至今讀之令人齒冷錄
之以為貢諛獻佞者戒

康熙初年有丐者黃姓往來于鄆城汶上之間
虎軀彪幹鬚髯如戟人皆呼之曰黃巢其母獲

瞽背負之以行乞于市凡一家施與則弗再過
數日週歷一村即移他處既得酒食或于曠林
古寺中拂石陳列奉母上座拍手歌舞作小兒
態以承歡食既徹然後自食鄰封咸聞其名樂
施恐後及其母歿葬畢不知所之此君具純孝
之德而加以逆巢之名殊為不倫蓋以貌類其
人耳

伊川夫子宿僧舍命移座勿背塑像或問之荅
曰但具人形便不當慢其主敬如此近見塾師
于齋中設聖賢圖像教子弟習禮于前使不忘

恭敬法良善也但學徒之衆謔言雜選箕踞高
卧在所不免即師長矜莊自持而晝長人倦豈
能終日儼對越之誠不幾于褻慢耶再若居處
湫隘破舍殘廬值高軒之過尚不敢以屈時賢
顧敢于奉往聖乎愚意若庭宇淨潔無妨另擇
一室以脩晨夕展禮如村塾荒陋不若已之禮
記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筭粟粟段修以見世俗
贈嫁之物皆寔以粢粟脩摯儀也猶古之遺意
不知者乃以為取早立子之讖已為可哂而太
學諸生祀先聖以粢梨蓼花緣取早離了之意

真堪絕倒

康熙乙丑遠來一星士粗通數學年二十餘無
隻手右足兩肩如削衣作偽袞如戟手狀右足
着踊跣左足曳淨履見人輒脫履整冠躬身垂
袞以揖凡盥頰飲啖咸賴其足其指長倍恒人
屈伸罔弗如意欲觀其書則以足拂紙夾筆而
寫余見其書唐律一首字頗端楷而未免褻瀆
然既用以飲食足即手矣罪可末減若較之鄉
村學究日事文墨而徑年不知盥漱者反勝一
籌已

杜詩律段裝簷額邵註謂掛綵于簷頭下殊無
意味辟疆園註簷頭即額也以其在高處故曰
簷繡段樂工之額飾舞者所用也此解最為精
確今思賜筵宴教坊承應樂工以蜀錦覆額
惟露其面冒以金冠垂其餘于後左右手仍各
執錦一幅應歌而舞則唐時之制或猶是耳
武定李文襄公鄴園先生總督浙閩時有冒稱
某年姪者公撫恤倍至臬司某公廉知其偽白
之于公公曰吾亦知其詐若摘發其奸則真者
裹足不前矣何以重譜誼也卒厚贈之其盛德

如是

東阿于文定公慎行萬曆中以禮部尚書謝部
事居穀城山十有七年吃吃以讀書為事今洪
範池側東流書院公讀書處也嘗種菊二十餘
本菊盛開時獨造花下與花為友每花一種與
酒一盃自飲一盃凡酬二十許公亦徑醉有如
此下酒物則漢書不得專美于前矣菊曾為風
電所傷公作打花詞弔之至今膾炙人口讀者
但知公惜花意重殊不知為懷友情殷耳
萊陽左薤石先生懋第純忠大孝節炳千秋邑

中建立祠宇春秋禮祀通者其裔孫忤邑令意
乃倡言左公不得稱忠若謂為忠臣則 聖朝
為失刑宜請罷祀會學使徐公章仲炯微聞其
事亟請于撫軍懸匾祠中穎曰 聖世夷齊其
識始息所謂仁人之言也

吾鄉一則刪之

吾鄉有仕宦于外者歸其囊橐輿馬于家其姪
取而服用之後聞其叔將還乃悉屏去敝衣策
蹇如故或改月令以嘲之是月也叔書至貂裘
解白馬化為驢靴始收聲
運使三韓李公典祖風雅絕倫重修古歷下亭

徵詩成帙嘗見其題仲連射書臺曰一矢千秋
真千金莫能易一字也

聊城觀察鄧公元固秉伯順治己丑進士起家
崑山縣令有舊家藏顏魯公法書兄弟析產爭欲
得之涉訟數年不決公涖任命取帖驗視乃魯
公自書祭姪文遂鳩集善工臨摹裝潢三日而
就升堂謂之曰連日細觀此帖誠佳但一物之
微何得傷手足之誼今斲歸于兄則弟怨與弟
則兄怨爭端終無已時曰將質斧畀之火各俯
首魚辭葛藤頓息所謂鵲蚌相持漁人之利然

亦取之而不為虐也

馬社繁

醫國手也髮辮細如鼠尾長弗能

垂以簪綰之偶值其櫛沐見之立委至足跟仍

餘二尺嗣又于邑城隍廟中見一遊方羽士囊

結其鬚啟之長至于地尚餘尺許康熙甲子道

過東阿斑鳩店唐盧公程知節本名翫金之故

里也遇一老叟左手握竹管高出于首徑尺迫

而視之細如洞簫而長三管相比纏之以絃乃

其養手爪者去其管中指食指無名指甲皆二

尺餘色正黃紐糾而上搖顫掉形似魚鰓殊

不耐觀此皆余所親見者鬚髮血之餘爪甲骨
之餘則其所稟血氣必迥異恒流故殊絕乃爾
羽士老叟吾不知其所終而祉繁之壽未及古
稀何也或曰凡且異相者筭必促然則氣血又
不足恃矣姑識之以俟博雅君子

要領有兩義檀弓晉獻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
先大夫於九京也疏曰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
罪輕頸刑此直謂腰與頸耳漢書張騫傳騫從
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要衣要也領
衣領也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

領言不能得月氏意趣故以為喻耳

己巳春

皇上南巡余隨長兄迎

駕至

己巳春
汶上子儀
二刻俱刪去

會城 詔免山東通省田賦同鄉諸公約集城

外寺中候送

駕陳謝遣有鄉民數百擁入寺

內禮佛畢求瞻聖人李文襄公之芳謂之曰爾

等當先見公爺然後禮佛為是少司馬孫公光

祀曰老先生誤矣渠昔却有所本西廂記不云

乎叅了羅漢拜了聖賢滿座皆軒渠

汶上子儀路公

清運性穎悟能詩工篆隸鄉村

釀金演劇索公書臺聯乃題曰看臺上廣額粗

眉丑如是淨如是生如是旦復如是聽場中殘
鑼破鼓左魚人右無人後無人前亦無人觀者
靡不撫掌

吳中謂人最下流者曰連蹇揚子雲反騷騁驛
騮以曲躄兮驢騾連蹇而齊是猶詈人駕駘耳
宗叔敬存興諲司訓臨淄有袁氏子病瘋妄罵
人莫敢近而事繼母甚孝冬月嘗質明而起挈
瓶取水恐母氏寒晨汲耳暇則平治道塗以
便行旅朔望必詣文廟中屏除瓦礫芟刈荒
蕪躬自洒掃久而靡間見家叔必致敬叩拜云

見聖裔如見聖人也

史記灸轂輅髡言淳于髡多智如輅器灸之雖
盡猶有餘膏也輅音禍盛膏器車行載以塗軸
即今行車所掛盛油瓶也濡漬既深表裏皆透
故灸之而不能盡耳

京都西華門內玄都勝境在弘仁寺西有劉蘭
塑三清像甚奇後見鄒縣城南人祖廟像生氣
宛然定為劉塑無疑而皆不知先聖祖像始
自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公_挺命工修造雖不
知塑出何人然與子温而厲一章昭合似非劉

塑可及劉蘭元朝人官學士

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遣陪臣子弟梁成揖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越歲余隨衍聖公拜謁成均 祖廟四人者躬迎于成賢街執弟子之禮甚謹年俱二十以內蓄髮如漆儒雅可觀應對明敏詢其國內取士之法曰舉賢才所服春衣乃 上賜工部給發者蓋定例入監肄業則隨 天朝至回國時仍用本國服色耳

明尚寶卿青陽羅孝可先生 尚忠先姑母之翁也天啟中在刑垣日疏請補建文謚號暨諸臣邱蔭殊快人心節錄于左臣幼讀國朝實錄竊窺建文君照臨五載慈仁翔洽遜位之後編年盡削廟號不存心甚痛之先是齊代諸簿之貶削也文皇帝龍潛燕邸繕兵自衛廷臣建議先發建文君終加優禮不為動靖難師起方檄兵北阻東昌鐵鉉幾犯蹕建文君戒諭軍中勿許蹂躪令有殺叔父名文皇帝知之是以單騎佚出而還駕也後師駐江上慶城郡主如燕師議

和約以周公輔成王故事未報即闔宮自焚遜
荒而避文皇帝自歸而嘆曰孺子不聽吾言至
此夫曰叔父曰孺子宛然家人一辭至誼彼此
原自無意而當時羣臣一則好侈其紛更以煥
改玉之轍一則欲甚其顛越以彰問罪之師因
而過分畛域遂削去廟號編於洪武三十五年
中廟號血食與改葬之禮一無問焉遂成二百
三十餘年之禁錮不開俾鬱結之人心猶含吐
於欲明欲晦之介謂之何哉謂先代成規固然
乎彼魯昭公殯于乾候春秋非之而文皇帝嘗

謂陳瑛曰彼食其祿當自盡其心又曰諸臣盡
忠太祖自盡忠於建文然則寬宥之意自昔而
已然矣即我皇上亦愍念方孝孺准行贈恤矣
乃此陳迪黃觀黃越練子寧景清王良鐵鉉陳
思賢八人者政與方孝孺死事同慘並當贈秩
易名蔭錄厥後勅建廟祀其妻子役從以節孝
殉忠者從禮在廟諸凡可以曲闡幽光者願聖
明弗靳也倘諸臣表彰弗靳而面建文君之編年
仍缺廟祀因修竊思忠如諸臣不背主而貪生
豈背主而貪名凜々英爽當亦有割耳而弗願

聞斷言而弗願言者其何以慰九原之忠謹哉
然後知大禮百年後興自非天子不議迺成祖
迄今日若或尼之而待其人後行者其我皇上
之謂歎事有似迂而實切言有似緩而實急者
此類是也

丙子春

上遣通政使吳涵祭告闕里先生

以理學宿儒承

命將事凡聖門典禮無不備

意丁丑余入都公偕大宗伯韓公

少宗伯許

公汝霖

少司農王公紳王公揆

諸公見招先生

言及曲阜不絕髮緇義形于色宗伯韓公顧謂

余曰此貴昆玉暨世尹之責耳余曰愚兄弟何

能為現有貴部頒給僧綱道籙印記不清其源

欲過其流得乎韓公愕然曰有是乎乃吾之罪

也歸語諸當事速具咨詳吾誓為聖人廓清此

片土也返舍後即述之于郡守李公世敬公毅

然任之未及行以病卒而韓公亦去位矣事遂

寢失此機會至今惜之

士大夫言動自當秉禮然古禮亦有不合于今

者不可拘泥羔裘去冠不以弔禮也勝國儀制

弔喪者衣可變而冠不可變蓋烏紗非國喪不

可變也則是元冠以弔矣昔者改邑令汪公行弔金頂紅纓而着素衣蓋遵冠不可變之說見者無不匿笑如周禮九拜其一曰端肅使男子遵而行之豈不資他人捧腹也

聊城任大司寇海眉先生克溥余外舅也羣從排行屬第十四當八袞之時闔族製錦稱慶首書奉賀海眉十四賢弟八袞榮壽後列愚兄某某有四人焉當壽躋八旬尚有四兄事已奇矣而胞姪輩逾古稀者亦十餘人是日公昆玉上座羣季行列蒼顏鶴髮照耀一堂內中惟公鬚

髮黑者尚餘十之六七白者纔二三耳此事得未曾有亦可謂人世之祥徵矣

曹州牡丹甲天下雖在同郡未獲盡觀友人江天章諱周子濬碩膚精於繪事尤工牡丹魯各貌得數百種內有名劈破玉者大可徑尺粉白如玉中間二指餘如墨平分之真奇種也

余家有元板書一部酷類宋槧後有印牌書至正年月余爲裁去質之賞鑒家咸謂宋槧無疑母舅鎮江太守馮公庭棠見之曰此真元板後必有印牌標寫年月不知為何人裁去耳余心

服其識

方伯卞公毅齋永式有髮繡滕王閣圖一幅山川樓閣井然粲列所繡滕王閣賦縱橫二寸毫分縷析非竭目力不能辨也斯亦奇矣
長安謠曰楊柳活抽陀螺楊柳青放空鐘楊柳死踢鍵子楊柳發芽打拔拔俗讀曰噶陀螺者似螺之不平也其製如小空鐘中實而無柄繞之以鞭掣鞭則螺轉其理易明獨拔拔之意唯晚製似枣核置地而棒擊之詩大雅柞棫拔矣註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拔拔之形似之或

以是得名蓋拔與拔音相近而又訛拔為噶耳
吾鄉俗謂錢亦曰噶則愈晦而難明矣

堂邑尚書張公蓬玄

鳳翔

致仕居郡城有某人

者少年登進士恃勢凌人道路以目未幾身死
同城諸進士候謁張公公佯問某年兄何以不
至荅曰已作古人迺尚未知耶公嗟嘆久之曰
何苦這等忙

汶上給事岳公鎮九

峰秀

辛丑進士起家封丘

縣尹以循良擢垣中致仕鄉居足跡不入城鍵
戶課子不接賓客碩人長德鄉黨推重自署廳

事一聯云寧可踈慵乖物議不將性命作人情
視彼曲意徇物者逕庭矣

長山王總戎緒先 應統為余言昔年隨征噶爾
旦出神木數百里有山無他樹木中皆牡丹大
者高丈餘叢密如棘居人伐以為薪惜未見花
開時別其種類耳

邑人于古城下築墻掘得古銅器為鐵鋏所傷
碎而不完莫辨其奚名取一片于水中洗濯則
浮而不沉蓋銅質已盡故體輕若是博古之士
亦不可不知

河道總督王公純嘏 新命云嘗隨

聖駕將

至瀚海下營時有野鼠遍滿山谷帳幄之中其
厚盈尺亦不嚙人方數千里皆然此亦聞見所
罕

崑山高元友 愷精於篆隸嘗見一銅章甚古鐫

文曰吉利乃曹瞞小字也漢印如此者絕少

京師愍忠寺有貫休畫十八阿羅漢像相傳寺
僧以七百金鬻得康熙丙寅丁卯間吳方舟舫
各臨摹一軸與原本了無差別洵名筆也曾為
愚兄弟寫泛舟小照禹鴻臚尚基 之昂補景可

稱神品在京邸相過見案頭素扇戲作綉繡落
驛于其上蕭疎數筆而所謂樂道德者狙詐無
賴酒色之氣可掬以及驛子窘迫惶悚之狀雖
名梨園不能形容如是之盡態也其一作輦車
鬻羊肉者傍立京婆長鬢高髻豐頤偉幹顧盼
有垂涎之勢車載肉箱上懸小燈而輦車者則
回回也凸鼻深頰唧噥之聲如出口吻又不特
形神酷肖而已近代馮真名手當推此公為第
一
前人喫跌後人把滑此成語也今輿夫舁輿途

遇泥淖必倡曰把滑人止知提警其同儕使致
嚴于步趣而不知喚醒輿中人者正復不淺此
語煞有意味毋可忽諸

漁洋先生論詩絕句云草堂樂府擅驚竒杜老
哀時託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
豨殊不解妃豨之意後見公池北偶談載一江
南士人擬古樂府有妃來呼豨豨知之之句蓋
樂府妃呼豨皆聲而無字乃誤以妃為女呼為
喚豨為豕湊泊成句耳目憶故友郭子謙六元
滑稽好為竒論嘗言天下無難解之字義會有

觀元史者指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以相詰郭即為之注
曰倍稱事不諳練曰黎拔言有愛育之心而撫
字之道未盡善也然其才力則四通八達無不
週矣雖戲語而實為強作解事人下一針砭也
詩羔裘如膏音去聲非為協曜悼二韻也大凡
脂凝曰膏則平聲所以潤物曰膏則去聲倍謂
脂車曰膏車音誥未聞讀為平聲者此可知矣
唐書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目為釘坐梨言
席上之珍也釘音定簇肴核也吾鄉實果菜於
器曰釘本于此

湖南瀘溪石氏巨族也家傳銅鉦一枚乃武侯
時物人稱諸葛出師鑼聲聞百餘里吳逆之變
嚴刑求之不得特用銅夾威逼以獻洎雲南蕩
平此鉦不知淪落何處

邑中有束姓者或即束皙之後勝國巡按某公
行部至縣吏呼其姓怒曰是誰之叔耶蓋惡其
束叔同音耳更讀曰捆倍謂一束為一捆也今
其子孫相沿俱讀為捆問其本音則不知矣
往見友人案頭錄本中有二則切中時病附識
于左令人說有趣供人令使矣令人說在行其

為人可知矣又曰纖語近于倡混語近于優俚
語近于俗士大夫稍涉于此不獨損威且無以
迓福况惡語乎

康熙甲申聊城有人暴死越日而蘇云初見冥
吏持硃票勾攝皆本城孝廉共五人為首者李
孟宣其餘忘之矣次日孟宣果無病而死在城
孝廉人不满十于是人人自危然迄今十餘年
俱各無他此理殊不可解

宗叔夢兆興祥宰廣東文昌縣署門樓懸古銅
鐘郡城距縣百六十里其聲遠聞太守奇之輦

致府署以巨槌扣之不能達郊垆後送歸縣發
聲如初蓋地氣相感而然信乎銅山西應也

孫學士松坪致彌謂余曰凡作理題須避酸餽

氣蘊長公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
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
餽氣也

勝國藉沒劉瑾家得黃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
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
三千六百兩他物稱是而獅蠻帶僅得二束籍
沒嚴分宜家黃金三萬二千九百兩白金二百

二萬七千西瑪瑙水晶哥柴官汝等器三千五百五十六件沉香五千五十八斤他物彌是獨空青四枚籍沒朱寔黃金十萬五千兩白金四百九十八萬西玉帶二千五百束胡椒三千五十石他物稱是惟祖母綠佛像一尊可見奇珍異寶雖樞臣之家亦不能多購近鬻空青者比比皆是足徵其偽矣

近日各省外僚飲食日用皆自辦置弗勞有司以養廉潔之風式取給于一二用事之人輪直俱應既便適于官又弗擾于民可謂善矣但有

力不能供者不得不請託受賄以佐其費在上者方嘉其勤勞服養之功而不知蠹政之源者有在也有志於循吏者盍鑒于茲

大名相國成公基命字靖之後以避廟諱題改字為名天啟中以司業署祭酒事上請視學疏有積道德雍殘賊之語見惡執政乃請告歸未几起為講官進禮部侍郎時魏忠賢用事公正色講筵遂以東林目之羣璫側目上疏請告不允以原官掌南院印將行有為之謀者南樂相國姻戚當一託之笑而不荅出都廣徵來餞佯

曰親家此行聲名逾重余老矣他年身後謚法當借重耳亦佯對曰公念及謚典幸甚但臨時看公議耳廣微啣之切骨其不比姻婭如此可以想見公之丰裁已

德州大司空程公紹天啟初巡撫河南有臨漳縣民邢一恭得玉璽於漳河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公上其事於朝疏曰秦璽之不足徵父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喧噪流聞禁閹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庭跡涉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

寶者在彼不在此臣雖什襲進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止云云氣節凜然真有古大臣之風也

賞

磁器莫尚于柴窑其他官哥汝定以及明之成宣皆為世所欣當寶玩余家有唐太宗御賜銀酒卮一上鑄貞觀年號器非不古以其銀也雖世隔千載反不能與近代窑器同科彼積金滿籩者視此亦可以悟已夫

世傳雷文琴余每以其斷紋似雷文如尊壘鑄刻之雷文耳後觀袁中郎集知雷文乃人姓名

善于琢琴者故凡事不可以不考據以臆妄度失之者多矣

汝邑王孝廉子猷威遠康熙癸巳道出慈谿值趙文華發塚一事當分宜之敗獨文華全要領終牖下相傳其楷木約值數千金其孫冀得轉售善價暮夜潛發其塚易以他木木短莫能容弗暇更置乃斫其首足而納之為族人知覺嚇詐不遂出首其事人爭快之漏網渠奸數世猶受逆子之報理應然爾
凡事物不見首尾循環無端者方言謂之沒頭

沒豚余初以為緣督為經之督謂衣縫耳後聞之于家孝廉鄧林公楠始知為豚字按字書豚音篤尾下竅也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臄按攷工記弓人注云臄亦黏也音職則髮臄之臄正當用此字見輟耕錄

唐書吐蕃貢霞氍、音牒即今之紅氍毹也霞氍名亦甚新

武林高士戴易字南枝以隸書馳名檢討朱公竹垞獨謂為隸中之魔必其筆力放恣有出于

蹊徑之外者其賃居吳中醫書為徐昭法先生
枋營謀葬事幅直一金人爭售之蓋亦高其誼
重其品故不計其書耳事載居易錄中獨不知
其姓氏余知之最切惜未得聞之于漁洋先生
使得附名于其間也

乙酉中秋後過汶逆旅主人為余言數日前有
客投止夜半為蝎所毒亟索燈火至則豎草為
標噴水呪之俄爾舉店中之蝎百十為羣咸集
其下內有一蝎倉惶特甚似有逡巡畏縮之狀
久之始緣于標末取而碎之以敷患處痛立止

餘悉遣散戒令勿傷否則再試不驗且有反筮
之虞耳余雖不知其何術而數善備焉靡其軀
以洩忿兼即以之療毒快已誅止其魁而不波
及無辜有旨哉古來朋黨之禍將宵小之務去
不盡殲不已卒至勢莫能勝以致流毒蒼生延
及宗社非君子之過歟惜無以此術曉之
鄆城孫文碑音熹年八十餘猶童身也冬夏衣
衲若不知有寒暑者赤足不鞮步履如飛居人
目為神仙到處羣兒爭隨之以為嬉笑余親見
其獻冰而浴泗伏如食頃乃出肉色亦不變赤

入夜以首觸地足反向上豎牆角而寢軒聲舒
徐安眠甚適有患癰積痔漏者以其足抵患處
竟有熱氣直達丹田數日即愈丑別後尋聞
其卒

比部主政某公忘其姓名旗人居官有直聲性
至孝母歿延僧作道場備極虔誠浮屠有破獄
之說畫地為囹圄狀問僧曰此何意答曰消愆
祈福欲使太夫人升天耳因大喜事之愈謹越
日復作佛事僧畫地如初又問之對仍前乃大
恚曰太夫人昨已升天誰復強之入地耶詈而

表兄郭一則刪去

逐之此公之見殊快人意

表兄郭晉公博問強記凡內外遷除名姓籍貫

歷、能言百無一爽朋從目為活繒紳而其才

識有過人者當朱方旦以左道惑衆扇動海內

獨謂余曰異日國史必大書特書妖人朱方

旦伏誅七字吾老矣弗能見也吾弟識之後數

年果事敗伏法

小兒夜啼俗以麻虎嚇之則止相傳隋麻叔謀

多髯好食童童于故云麻鬍又後晉馮暉為靈武

節度使有威名羗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黥

子也二說未知孰是似前說為確

明宗室擬名各從諸藩如魯府一派則肇泰陽當健觀頤壽以弘振舉希兼達康莊遇本寧二十字也例凡生子及孫即以上聞付宗人府所立復名以前擬定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選擇頒給啟禎之間網紀廢弛主者索賄滿意則錫以嘉名否則制惡字予之余有表伯明宗室疎屬也名上應以字其下竟得禽字更有得獸字者殊可駭笑赫々天潢求債不遂尚以此等加之他可知矣國欲不亡得乎

四氏學錄家垣三公

貞燦

明懷宗朝禮垣過庭

先生之季子也家世華隴而自處恬退兩胞姪相繼為世尹從未嘗干以私宗黨推重居邑之西偏數弓之地疊石為山縈以曲沼樓閣臺榭靡不悉備特具體而微且因號曰西園經營布置六十餘年寢處其中吟詠嘯傲四方賓客造門戶屢恒滿生平無攢眉之時曾遍遊吳越歸諸子曰名山大川高矣美矣視此園峯直同蟻垤然究不能移吾情苟得而移吾情則此不可一朝居矣襟懷坦易不可及也同時萊蕪張道

一先生四教順治丙戌進士以方伯致仕淡泊
自矢依然寒素老儒也當暑浴於河會有公差
過繫馬柳陰解衣盤礴呼公使為之摩背公頷
之浴畢而去益此人特受中丞命致候于公詰
朝進見知即所為摩背者乃大窘叩頭請罪公
笑而遣之其厚德如是益都明經王克生國楨
自聯其書齋云淡想萊蕪張道一樂從曲阜孔
垣三其為所景慕如此而一與三對待恰好亦
足占二公之品望矣
京師崇文門外有某人者家計中落乃鬻其宅

以自給既成交矣買主修葺舊宇于地中得白
金一罌古銅鼎彝數件約值數百金乃召業主
語之曰此是君家故物合歸之君鬻者辭曰吾
居此者三世已未聞有此今子甫遷移而獲之
即為君之所有吾何與焉彼此堅弗肯受乃共
施之寺中此事正值予在都門孰意闖闖之內
見此德讓之風耶惜匆匆返粵未暇詢其姓氏
筆之以挽儂薄之俗

濮州考試童子有名李之芳者州守張公怒曰
文襄公昭代元老海滄山陬咸聞其名豈居

滿大宗伯一版刪去

同桑梓云不知耶後生小子不避前輩妄誕甚矣黜之不令入試或為之緩頰顧更其名張公曰即此已占其為人雖獲上進必非篤實之士終格不許張公此舉真可激厲薄俗嘗見世之命名者曰希天希聖師克宗舜之類匪獨莫可企及即書之刺中亦甚駭目昔止友毛艾仲名其孫曰無疵無忝庶幾得古之遺意焉

滿大宗伯佛公倫謂余曰山左自聊城傅公以漸大魁之後竟成絕響吾昔待罪貴鄉數載未得出一狀元至今深以為憾君家斯文之宗獨

不能化桑梓出一狀元耶其質朴如此而心誠可嘉矣

家明經一版刪去

家明經星來公興景平生信夢而好言夢雖夜

中無夢亦必偽託一事以告人即假寐之頃已備數夢或作制藝贈之破題云夢在眈先惟恐眈久而忘夢是以眈短而夢長也余嘗謂鑿空撰夢未之前聞實自公始後見何休復茅亭客話一古人能原夢遂撰一夢請占之災祥皆驗他日告曰吾實無夢向所夢吾撰也聊以試君皆驗何也原夢者曰意形於言災祥隨之况夢

筆夢松者乎則知夢者不可以一事推之爾乃
知撰夢起自休復非始於家星來公也但未會
訊之占夢果亦有驗否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胸前躡千
輪於足下今闡干憲齷花樣皆作卍字益取佛
氏之祥瑞耳

癸巳 萬壽科鄉試吾族中式二人貞珣余高
祖行也繼雷余孫行也七代祖孫同榜從古未
聞是科東省武解元仙磊滋陽人姓亦罕見洵
足為家國之瑞矣

青陽一則刪去

青陽羅表兄志行 筮豫常誦其友人題公子詩
其結句云麻衣苦獻平生業醉倚春風不點頭
寫公子情態可謂出神入化矣

康熙甲午五月二十二日吾邑大風拔木屋瓦
皆飛雨雹大如梨其厚盈尺一望如雪寒氣砭
人肌骨蕭條景色當盛夏如深秋嫩莖之樹枯
死一千餘株碑碣仆者以百十計洙泗書院石
坊全覆距基趾又餘合抱之松堅質直理者為
風所旋糾結如繩一夕頃成朽腐真從來未有
之奇災也

往年京師春旱

聖心焦慮遣張真人在都

特命率所屬法官設壇祈禱事下秩宗吾鄉
大宗伯沙會清先生澄詰兩期于朝法官對曰
今晨已寄家書矣相傳真人每有急難輒焚家
書冀邀乃祖之宜佑耳公笑曰家書二字出真
人之口則可若汝輩直須云具稟揭耳聞者統
近有庸醫不暗文墨粗讀醫論罔識字義有患
疾火病者延之診視乃蹙額曰此名為蓋火引
動則疾故極難療治聞者不解彼蓋誤認醫書
蓋火動則疾生之論不分句讀而以蓋則為疾

火之名耳語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如斯人者
吾知其費人矣書之以告擇醫者所當慎非徒
資嗚喙已也

汶上大宰吳介肅公嶽先王父之外祖也厚德
清操曼絕一代明嘉靖間巡撫真定值分宜枋
國移疾歸里屏居南旺湖上茅屋數椽不接賓
客時駕小舟垂綸自娛會郡守數遊獵其地公
輒引避父老疲于供役冀公有以靳之他日艤
泊以待邀致舟中劇談竟日察其饑也乃以自
食菜脯進率皆麤糲公食之甚甘郡尊不能下

咽枵腹周旋幾至委頓遂不敢再窺湖濱矣
青陽羅姑丈仲懷夢陽工于詩詞兼通卜醫占
驗有極靈者初雖難會後詳無不中節曾卜其
邑人中式遇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小人勿用而獲雋者乃李廷弼字夢予可謂隱
而彰矣崑山老友許復陽青亦然入闈後自筮
遇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是科第七名虞吉
第八名趙匡世乃崑山人所謂有他而已則不
燕殆無一字之虛矣
顧天石說浙人方某初任山西某縣令以奇酷

以濟奇貪性復奇吝其婿往探贈以白金三星
人將不食其餘幾掛彈章矣以丁艱去及歸里
親友為檄逐之不得入里門乃大悔其所為于
神前自責迨服闋仍補原缺邑氏大譁亦議逐
之爰集里老謂之曰今之方某非昔之方某姑
待之十日若所行如前汝即不吾逐吾亦自逐
矣乃聽之於是潔已愛民植科不擾斷獄如神
旬月之間誦聲洋溢賓客至者悉厚贈之督撫
交章論薦累陞至太守截然如兩人云季文子
有言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此公有焉

余家先世所藏歷代頒賜綺紵表裏大半皆鎖
袂其厚如錢文如水波閃爍無定顏色歷久愈
鮮第年遠畏風觸手而靡紵名鎖袂不解何意
及見漁洋先生居易錄載鄭湛若赤雅云鳥毳
之精織成文章者曰鎖袂蓋即今之羽緞也始
悟取名之意然今之羽緞光彩遜此紵多矣
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為蔡京諸人所攻
朱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為韓侂胄諸人所
攻明鄒南臯先生馮少墟先生講學於天啟而
為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等所攻世遂以學為

諱何吾道之不幸也至于梵宮琳宇開堂說法
不惟愚夫愚婦奔走駭汗即名公巨卿靡不信
心皈依為之護法于儒則攻之于釋則庇之人
心陷溺未有甚于此者我皇上頒朱子全
書于天下衛道之心超出于古壇坫之興拭目
俟之矣

北平布衣吳公鏡菴穆故明恭順侯之嫡孫也
鼎革之後家徒壁立然不以貧而廢學博通羣
籍能詩文尤工偶儷之作與高陽相國之孫李
公循吉敏迪友善李出守江南之太平吳往依

之竟卒于署出李公為之經紀其喪養其老妻
人皆義之吳在舍盤桓最久家岸堂公桃花扇
出公為之題辭極為博瞻內有云君原聖裔借
此寓德言文政之科僕本侯家能不動陰替升
沉之感語竅動人其論洪先也珪桐剪葉封神
廟之親孫璫樹生枝迎福藩之嫡子千官擁戴
氣象南陽萬姓歡呼風流東晉詎意黃袍加于
身上天子無愁碧壘列于几前寡人好色云云
不惟屬對精切而南渡規模盡于此數句已中
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夫

德為聖人尊為天子猶且如此彼炎涼異態者
真不知天地為何物矣居易錄載汪主事蛟門
嘗謂淮南一士夫云家鮮詩書之氣門無負賤
之交其累世富貴宜矣當與此參看

邑先達郭道克先生本嘉靖辛卯舉人南京浙
江道御史謫臨汾令終戶部主事幼讀書周公
廟中貧不能具紙筆取落葉以禿穎書之隕箠
盈尺無一空者卒以行草擅名善于擘窠大字
邑城門榜皆公所書而崇信門東魯文邦四字
尤極道勁乙未冬不戒于火惜哉史稱公詩得

陶韋骨法博雅多才百年中闕里之奇氣吾於
公書亦然

家兄六旬開筵稱慶堂中首席為瑞岳陶公唐
賓余輩之舅祖也時九十二歲矣當齒週花甲
曾孫滿前猶有祖行姻戚在座誠不易邁也
汶邑王公子由能文工詩音節激昂不落輕靡
著作甚富惜家貧不能授梓余極愛其彭城懷
古一絕九里山前野火明漢王營壘對彭城河
流不啻興亡恨猶作當年戰鬪聲
達賴喇嘛云中國長生之藥無逾于火酒早暮

各服兩許母或間母或貪則可以蕩滌腸胃補
益真元厥功邁於參芪近聞滿洲中有行之者
頗亦有效然世之服此致病者有之矣未聞其
引年也或不免于間貪耶抑欺人之語耶吾未
之能信

粵西藩署內堂額曰三至相傳藩司某公母太
夫人所題夫人之父與夫及其子皆任粵藩咸
偕往焉故云此古今絕罕吾鄉述齋李公之女
余見媳也隨公兩任粵西凡二至焉亦難有之
事矣

諺云滄州獅子景州塔滄州獅子其下方軌洵
無匹其鉅者若景州塔規模既小又極樸拙而
弗壯麗何以著名後閱其碑文乃唐尉遲敬德
重修斯蓋以久特聞耳

余嘗禮侯于新姓之友命僮代書乃訛新為斬
因讓之曰書中文義汝或不解殊不思世豈有
姓斬者耶後閱隴蜀餘聞載崇效寺碑陰列名
有斬姓者使彼知此以對將何以應之故言不
可不慎也
家兄工繪蘭竹不染俗塵酒酣以往時與興會

潑瀟淋漓覺芳叢霜幅別具精神亦怕自矜其
醉筆也人有求者輒應之未嘗吝然不輕持贈
人余莫測其故一日謂余曰吾若以半張紙作
人情却令遊客山人何處生活三復之下真長
者之言也

江陰令某浙西名孝廉也貪鄙黷貨不遺錙銖
縣治前麪肆味頗佳偶嘗而其之限每晨以一
孟進繼又以夫人公子故遂三倍之久而不償
其值肆主乞領輒恣然作色曰汝肆甲于他肆
者以予勤於聽訟故食客輻湊耳設予稍怠于

政則闕矣無人矣終朝食德罔知所自尚忍於
相逼乎終抑不發肆主苦之

崑山顧子幼鐵

維禎

幼有神童名集其歷年詩

命曰心聲其金陵諸作尤為宕逸平史道隣先
生云本擬神孫超北地豈知帝子竟東昏淋漓
悲憤有餘恫焉

萊陽周中丞公之子肅齋幼患癆疾求醫于鎮
江時何姓者負盛名弗能招致乃薦其友彭姓
名齡字幼朔隱居勞山距萊陽甚近因言其相
貌舉止俾訪求之于是中丞公親往因偕即墨

知交令名出僕人大索山中幽巖絕望靡不悉
至嗣于山崖極僻之處得之與所言相貌相符
中丞公早辭屈體而堅不肯認公曰余既知先
生而猶且深拒是子病終莫之救已矣以老軀
為當與先生併此命於澗中耳不獲已許之延
至家中與公子居西園其用藥枯苓一觔長流
水洗淨晒乾為細末石膏一觔煨為細末柿霜
一觔用百沸水空心調服枯苓一錢午間調石
膏一錢晚間噲化柿霜一錢外用人參末鷄蛋
清為丸不時服一錢如是者二十餘日虛煩盡

除疾已半瘳復進以十全大補湯則沉疴悉去
矣酬以金帛麾之而去彭公出處詳在列朝詩
傳中即回楊應山先生之命于既絕者也初號
甌甌子又自稱祝萬壽後更令名世傳其仙去
云友人張孝菴思孺精于醫術每以此濟人屢
有効驗黃芩瀉肺火石膏瀉胃火柿霜瀉心火
此人之所知其妙處全在單用又各限以當服
之時俾藥與臟腑各有專司不致雜亂夫然後
施以補劑之功有旨哉
近有遊蕩子弟縱費不繼私圖稱貸約于父歿

之日目緣暝加息亟償名曰磬兒錢可謂良心
喪盡矣每嘆世風日下至于斯極偶觀文會談
叢載宋滄洲節度使米信之于籍以信之故不
敢自專但于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
還其契券之詞以若父死鐘聲終絕本利齊到
之語方知世間雖最下流不才之事亦未嘗不有
所本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簪之不肖其為作俑
也大矣

德水徐處士敬菴洲俊幼師異人得執業教言
人禍福奇中同郡少司寇述齋李公壽未會試

之先徐為題二句云名在滄海之間身居翰苑之內果中九十五名選庶常而九十四名翁蒿海寧人九十六名黃亮可太倉人也

吾鄉以杞柳為筐筥形方言謂之勃蘭又賦性偏執之人質若木訥胸無可否法言異語槩置罔聞惟俯其首而不吝俗謂之滴顛頭又鍍鐵錮塞破釜之罅漏者謂之骨露子即補鍋匠也每疑是錮漏之訛及觀洪容齋三筆云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聞見之于書史中如以槃為勃蘭正為不可鉅為丁寧頂為滴顛茨為

茨慕錮為骨露是也然後悟其語皆切音耳管形似槃故曰勃蘭滴顛者謂隱其顛惟見其頂而骨露則為錮也

同鄉大廷尉王公文子懿任京兆日疏稱據薊州平谷縣民人王洽潢呈稱我父王劄原任陝西岷州同知遭王輔臣叛逆於康熙十四年正月十九日執義不屈被殺胞兄家眷被擄致死三百餘口同時被難於康熙十六年蒙陝西督撫具題仰荷 聖恩欽賜祭葬追贈按察司副使准廕一子入監彼時洽潢隨母流離年幼多

病今病已愈叩乞代題查王洽漢實係王劄之
子自宜仰祈承襲 恩廕等因部議查定例凡
官廕生及難廕生由各該撫及該衙門查明具
題入國子監讀書等語今該府尹既經查明保
題前來應將王劄之難廕生照例與伊子王洽
漢承廕劄送國子監讀書可也王公殉節于乙
卯迄今丙申四十餘載 卹典久虛使無京兆
為之保題其何以慰忠魂于地下也耶

張孝菴家居東蒙云山中多木客曾兩見之距
人終數武迫視之則絕跡矣樵夫牧豎時常相

遇不為異也其形類人白冠青衣所見皆同無
有二致蓋木為甲乙色主青而以所克制者為
冠爾

凡柿之初生味澀而堅以百沸水浸之則甘而
可食本草云生柿置器中自紅者謂之烘柿日
乾者謂之白柿火乾者謂之烏柿水浸藏者謂
之醃柿醃青覽楊彥遠筆錄曰藏果實謂之醃
今醃柿是也以醃為藏尚未盡醃字之意必如
本草所云始為明暢
今謂人破聲曰嘎喉嚨蓋本老子曰嬰兒終日

號而啞不嘖和之至也嘖音沙去聲按嘖字有三音一音餽氣逆也一音喝嘶也

二形人者一人之身其男女二體俗謂二尾子是也蓋感天地不正之氣而生以其人妖故載籍罕見佛書所謂博义半擇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二能字下得最精不圖梵言有此

韻語

詩誕彌厥月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今人以生子匝月為彌月非是

大宗伯慕廬韓公曰釋氏以經懺追薦令得解

脫世俗溺之以此為孝不知金乃西方肅殺之氣鏡鉸之聲最為剛猛可以撼動幽冥若連拍之則魂魄震懼奔竄無門孝子慈孫念及愴惶之狀態亦不忍為矣

表兄羅志行來自池州以其義祖胡公傳見示傳云公姓胡名功孫青陽人也元至正末歲饑父母死功孫伏棺慟羅勝二公見而憐之謀葬焉功孫德之願終身執役會明太祖初定金陵軍需孔亟勝二公為里正運軍糧以風阻遲一日奉旨處決時勝二公尚未有子功孫泣曰公

就逮羅氏斬矣大德不酬何以生為遂自就逮
歷訊無異辭獄成讞者曰此事有主者非爾罪
何自苦功孫曰斬即斬耳死誰肯代申首就刃
了無怖色久之羅氏載其遺骸歸墓邑之松槎
里後人名其地為義士塚云功孫死數年勝二
公始生子今羅氏子孫繁衍遂為江東望族勝
二公臨歿誡子孫無忘所自當世以義祖祀之
四百年來每歲霜降合族祭奠於其專祠蓋緣
功孫于是日畢命也因思傳奇一捧雪有義僕
莫誠代難又傳奇龍燈賺有義僕張恩代難慷

慨捐軀觀者凜^上有生氣未可謂莫誠張恩二
人子虛無是也查^攷一捧雪劇本有湯裱褶者名
卿號百溪姑蘇人氏一捧雪係酒器純白無瑕
實有其物本朝人猶及見之莫太常亦實有所
指但非姓莫耳以此推之莫誠張恩皆謂實有
其人可也

佛經云天以大寶鏡照四大部洲正五九此三
月正照南瞻部洲故宜長齋修福愚謂如此大
寶鏡三個月只照得一方其餘月那三方却都
無事則正不妨作惡耳然人身亦有大寶鏡如

顏子三月不違仁正是照着心裡其餘日月至
焉再等而下之則終身無照着處矣不亦甚可
憐哉

文中子曰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剩也音
仗陸士衡文賦故無取乎冗長餘也多也亦音
仗今皆讀作平聲誤已

左傳楚重至於郟遂次於衡雍注重輜重也漢
書韓安國傳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
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
曰輜重老子道經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

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
道不離其靜與重也義自各別若混而為一則
將謂後車數十乘皆載貨自隨矣

文心雕龍曰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
精一隅故藥術稱方此解深得方宗之精義方
脉之名所由起也若近日時醫罔察所主之隅
兼攻並治雜亂無章則不得謂之方而直以為
圓已

宋史宦者傳梁山灤音朴古鉅野澤綿亘數百
里濟汶數州賴其蒲魚之利水滸傳所謂八百

里非虛言也至金朝水退安置屯田近時汶上
西郊鄉人掘井數仞及泉下有腐藕節孔畢具
但質成泥滓耳則前為巨浸可知滄桑之說良
有之乎



